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第 3 卷

(20世纪30年代[Ⅲ])

中 国 出 版 集 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 100 周年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20 世纪 30 年代 [Ⅱ]

主编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

本卷主编 刘平

第
3
卷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. 第3卷, 20世纪30年代. 2 / 刘厚生, 胡可, 徐晓钟主编;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7. 4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I. 中... II. ①刘... ②胡... ③徐... ④中... III. 话剧-剧本-作品集
- 中国-现代 IV.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9849 号

出版发行 /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 / (010)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

邮 编 / 100044

传 真 / (010)68357870

电子邮箱 / book@ctpc.com.cn

网 址 / <http://www.ctpc.com.cn>

出版策划 / 张高里

策划编辑 / 宗 颖

责任编辑 / 李 任

封面设计 / 大象工作设计室

排 版 /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山东人民印刷厂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规 格 /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 / 16

印 张 / 34.5

字 数 / 420 千字

版 次 /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7 年 4 月第 1 次

印 数 / 1-2000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全套定价: 1200.00 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李默然

委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 永 德	王 育 生	王福麟	毛金钢
方梓勋（香港）	田本相	朱以中	刘 平
刘厚生	刘锦云	孙德民	杨绍林
李默然	余 林	沈 玲	宋国锋
张 明	邵钧林	林克欢	欧阳逸冰
郑邦玉	郑振环	赵有亮	赵瑞泰
胡 可	荣广润	徐晓钟	黄美序（台湾）
黄维钧	穆凡中（澳门）	戴英禄	瞿弦和

主 编：刘厚生

胡 可

徐晓钟

副 主 编：王 永 德

王福麟

分卷主编：王 永 德

王 育 生

刘 平

朱以中

余 林

沈 玲

黄维钧

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

卷次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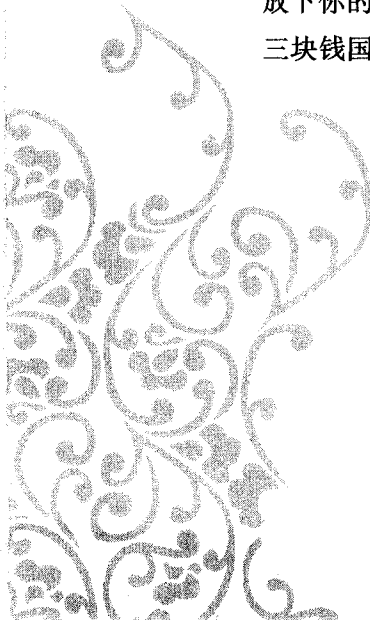
第 1 卷	(1907 ~ 1929 年)
第 2 卷	(20 世纪 30 年代 [I])
第 3 卷	(20 世纪 30 年代 [II])
第 4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])
第 5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I])
第 6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II])
第 7 卷	(20 世纪 40 年代 [IV])
第 8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])
第 9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I])
第 10 卷	(20 世纪 50 年代 [III])
第 11 卷	(20 世纪 60 年代)
第 12 卷	(20 世纪 70 年代 [I])
第 13 卷	(20 世纪 70 年代 [II])
第 14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])
第 15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I])
第 16 卷	(20 世纪 80 年代 [III])
第 17 卷	(20 世纪 90 年代 [I])
第 18 卷	(20 世纪 90 年代 [II])
第 19 卷	(2000 ~ 2007 年)
第 20 卷	(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)

目 录

第 3 卷

(20 世纪 30 年代[Ⅱ])

原野	曹 禺(1)
一幅喜神	宋春舫(147)
上海屋檐下	夏 衍(165)
保卫卢沟桥	郑伯奇 张 庚 孙师毅 夏 衍(223)
碧血花	阿 英(273)
流寇队长	集体创作 王震之执笔(345)
夜上海	于 伶(409)
屏风后	欧阳予倩(509)
放下你的鞭子	陈鲤庭(525)
三块钱国币	丁西林(535)





原 野 I

(三幕话剧)

曹 禺



人 物 仇 虎——一个逃犯
白傻子——小名狗蛋，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。
焦大星——焦阎王的儿子。
焦花氏——焦大星新娶的媳妇。
焦 母——大星的母亲，一个瞎子。
常 五——焦家的客人。
(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)

时 间 秋天

序 幕 原野铁道旁
——立秋后一天傍晚

第一幕 焦阎王家正屋
——序幕十日后，下午六时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
——同日，夜九时
——同日，夜十一时

第三幕 (时间紧接第二幕)

第一景 黑林子，岔路口
——夜一时后

第二景 黑林子，林内洼地
——夜二时后

第三景 黑林子，林内水塘边
——夜三时后

第四景 黑林子，林内小破庙旁
——夜四时后

第五景 景同序幕，原野铁道旁
——破晓，六时后

序 幕

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郁的，生命藏在里面。泥土散着香，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。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，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翅翼。巨树有庞大的躯干，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，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，它象征着严肃、险恶、反抗与幽郁，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罗米修斯，羁绊在石岩上。它背后有一片野塘，淤积油绿的雨水，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，相率扑通跳进水去，冒了几个气泡；一会儿，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，也很寂寞的样子。巨树前，横着垫高了的路基，铺着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。铁轨铸得像乌金，黑黑的两条，在暮霭里闪着亮，一声不响，直伸到天际。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、快乐和希望。有时巨龙似的列车，喧嚣地叫嚣了一阵，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，风掣电驰地飞驶过来。但立刻又被送走了，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。陪伴着这对铁轨的有道旁的电线杆，一根接连一根，当野风吹来时，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。铁轨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，有守路人的破旧的“看守阁”，有一些野草，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轨和枕木。

在天上，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，化成各色狰狞可怖的形状，层层低压着地面。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，张着嘴，泼出幽暗的赭红，像噩梦，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点

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。

地面依然昏暗，渐渐升起一层灰雾，是秋暮的原野，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，里面点上了红红的灯火。大地是沉郁的。

〔开幕时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，喘着气，一哼也不哼。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。他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里，立时蛙也吓得不敢叫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去坐，然而树上的“知了”又聒噪地闹起，他仰起头，厌恶地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个石块朝上——遥远一声汽笛，他回转头，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，愈行愈远，夹着几声隐微的汽笛。他扔下石块，嘘出一口气，把宽大无比的皮带紧了紧，一只脚在那满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，脚踝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。他陡然又记起脚上的累赘。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擂击。巨石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，捣了腿骨，血殷殷的，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紧，一次一次捶击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额上渗出汗珠，流血的手擦过去。他狂喊一声，把巨石掷进塘里，喉咙哽噎像塞住铅块，失望的黑脸仰朝天，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，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。

〔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，一个人“哦！哦！”地吆喝，赶它们回栏，羊们乱窜，哀伤地咩咩着，冲破四周的寂静。他怔住了，头朝转那声音的来向，惊愕地谛听。他蓦然跳起来，整个转过身来，面向观众，屏住气息瞩望。——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：头发像乱麻，硕大无比的怪脸，眉毛垂下来，眼烧着仇恨的火。右腿打成瘸跛，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。筋肉暴突，腿是两根铁柱。身上一件密结纽袢的蓝布褂，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，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围着“腰里硬”，——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，——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，贼亮贼亮的。他眼里闪出凶狠、狡恶、机诈与嫉恨，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。

〔他提起脚跟眺望，人显明地向身边来。“哦！哦！”吆喝着，“咩！咩！”羊们拥挤着，人真走近了，他由轨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。

[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，念得很兴高采烈的！“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”一句比一句有气力，随着似乎顿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响。

[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，挎着一筐树枝，右手背着斧头，由轨道上跳跳蹦蹦地跑来。他约莫有二十岁，胖胖的圆脸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对老鼠眼睛，眨个不停。头发长得很低，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。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。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；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西，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，时而还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痴，无父无母，寄在一个远亲的篱下，为人看羊、斫柴，做些零碎的事情。

白傻子 (兴奋地跑进来，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车) 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 (忽而机车喷黑烟) 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 (忽而他翻转过来倒退，两只臂膊像一双翅膀，随着嘴里的“吐兔”，一扇一扇地——哦，火车在打倒轮，他拼命地向后退，口里更热闹地发出各色声响，这次“火车头”开足了马力。然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拦住了脚，扑通一声，“火车头”忽然摔倒在轨道上，好痛！他咧着嘴似哭非哭地，树枝撒了一道，斧头溜到基道下，他手搁在眼上，大嘴里哇哇地嚎一两声，但是，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没人问，也没人疼，并没人看见。他回头望望自己背后，把痛处揉两次，立起来，仿佛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气，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，“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”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。于是又——) 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 (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两只胳膊是飞轮，眉飞色舞，下了基道的土坡，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，绕过去，自由得如一条龙) 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 (更兴奋了，他噘圆了嘴，学着机车的汽笛) 呜——呜——呜。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。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 (冷不防，他翻了一个跟头) 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 (看！又翻了一个) 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——呜——呜—— (只吹了一半，远处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微的机车笛，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道，横趴在

枕木上，一只耳紧贴着铁轨，闭上眼，仿佛谛听着仙乐，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）呵呵呵！（不自主地傻笑起来）

〔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，他始而惊怪，继而不以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

仇虎 喂！（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）喂！你干什么？

白傻子 （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。合目揣摩，很幸福的样子，手拍着轮转的速律，低微地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望也没有望，只不满意地伸出臂膊晃一晃）你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虎 （踹踹他的屁股）喂，你听什么？

白傻子 （不耐烦）别闹！（用手摆了摆）别闹！你听，火车头！（指轨道）在里面！火车！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由更满足起来，耳朵抬起来，仰着头，似乎在回味）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！（快乐地忘了一切，向远处望去，一个人喃喃地）嗯——火车越走越远！越走越远！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（又把耳朵贴近铁轨）

仇虎 起来！（白傻子不听，又用脚踢他）起来！（白傻子仍不听，厉声）滚起来！（一脚把白傻子踹下土坡，自己几乎被铁镣绊个跟头）

白傻子 （在坡下，恍恍惚惚拾起斧头，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股，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）你……你……你踢了我。

仇虎 （狞笑，点点头）嗯，我踢你！（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擦痒，铁镣沉重地响着）你要怎么样？

白傻子 （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，退了一步）我……我不怎么样。

仇虎 （恶狠地）你看得见我吗？

白傻子 （疑惧地）看……看不清。

仇虎 （走出巨树的暗影，面向天际）你看！（指自己）你看清了么？

白傻子 （惊骇地注视着仇虎，死命地“啊”了一声）妈！（拖着斧头就跑）

仇虎 （霹雳一般）站住！

〔白傻子瘫在那里，口里流着涎水，眼更眨个不停。

仇虎 （恶狠地）妈的，你跑什么？

白傻子 （解释地）我……我没有跑！

仇 虎 (指自己, 愤恨地) 你看我像个什么?

白傻子 (盯着他, 怯弱地) 像……嗯……像…… (抓抓头发) 反正……
(想想, 摇摇头) 反正不像人。

仇 虎 (牙缝里喷出来) 不像人? (迅雷似的) 不像人?

白傻子 (吓住) 不, 你像, 你像, 像, 像。

仇 虎 (狞笑起来, 忽然很柔和地) 我难看不难看? 你看我丑不丑?

白傻子 (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, 睁大眼睛) 你……你不难看,
不丑。(然而……)

仇 虎 (暴躁地) 谁说我不丑! 谁说我不丑!

白傻子 (莫名其妙) 嗯, 你丑! 你——丑得像鬼。

仇 虎 那么, (向白傻子走去, 脚下铛铃作响) 鬼在喊你, 丑鬼在喊你。

白傻子 (颤抖地) 你别来! 我……我自己过去。

仇 虎 来吧!

白傻子 (疑惧地, 拖着不愿动的脚步) 你……你从哪儿来的。

仇 虎 (指远方) 天边!

白傻子 (指着轨道) 天边? 从天边? 你也坐火车? (慢慢地) 漆叉卡叉,
吐兔图吐? (向后退, 一面回头, 模仿火车打倒轮)

仇 虎 (明白狞笑) 嗯, “漆叉卡叉, 漆叉卡叉”! (也以手做势, 开起
火车, 向白傻子走近) 吐兔图吐, 吐兔图吐。(进得快, 退得慢,
火车碰上火车, 仇虎蓦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, 一把拉过来) 你过
来吧!

白傻子 (痛楚地喊了一声, 用力想挣出自己, 乱嚷) 哦! 妈, 我不跟你
走, 我不跟你!

仇 虎 (斜眼盯着他) 好, 你会“漆叉卡叉”, 你看, 我跟你来个 (照
着白傻子胸口一拳, 白傻子啊地叫了一声, 仇虎慢悠悠地)
吐——兔——图——吐! (凶恶地) 把斧头拿给我!

白傻子 (怯弱地) 这……这不是我的。(却不自主把斧头递过去)

仇 虎 (抢过斧头) 拿过来!

白傻子 (解释地) 我……我…… (翻着白眼) 我没有说不给你。

仇 虎 (一手拿着斧头, 指着脚镣) 看见了吗?

白傻子 (伸首, 大点头) 嗯, 看见。

仇 虎 你知道这是什么？

白傻子 (看了看，抹去唇上的鼻涕，摇着头) 不，不知道。

仇 虎 (指着铁镣) 这是镢子——金镢子！

白傻子 (随着念) 镢子——金镢子！

仇 虎 对了！(指着脚) 你给我把这副金镢敲下来。(又把斧头交还他)
敲下来，我要把它赏给你戴！

白傻子 给我戴？这个？(摇头) 我不，我不要！

仇 虎 (又把斧头抢到手，举起来) 你要不要？

白傻子 (眨眨眼) 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！

[仇虎蹲在轨道上，白傻子倚立土坡，仇虎正想坐下，伸出他的腿。

仇 虎 (猜疑地) 等等！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镢子是我的，我就拿这斧头劈死你。

白傻子 (不明白，但是……) 嗯，嗯，好的，好的。(又收下他的斧头)

仇 虎 (坐在轨道上，双手撑在背后的枕木上，支好半身的体重，伸开了腿，望着白傻子) 你敲吧！

白傻子 (向铁镣上重重打了一下，只一下，他停住了，想一想) 可……可是这斧头也……也不是你的。

仇 虎 (不耐烦) 知道，知道！

白傻子 (有了理) 那你不能拿这斧子劈死我。

(跟着站起来)

仇 虎 (跳起，抢过他的斧头，抡起来) 妈，这傻王八蛋，你给我弄不弄？

[野地里羊群又在哀哀地呼唤。

白傻子 (惧怯地) 我……我没有说不给你弄。(又接过斧头，仇虎坐下来，白傻子蹲在旁边，开始一下两下向下敲)

[野塘里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。

白傻子 (忽然很怪异地看着仇虎) 你怎么知道我……我的外号。

仇 虎 怎么？

白傻子 这儿的人要我干活的时候，才叫我白傻子。做完了活，总叫我傻王八蛋。(很亲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来) 唏！唏！唏！(在背

上抓抓痒又敲下去)

仇 虎 (想不到,真认不出是他)什么,你……你叫白傻子。

白傻子 嗯,(结结巴巴)他们都不爱理我,都叫我傻王八蛋,可有时也……也叫我狗……狗蛋。你看,这两个名字哪个好?(得不着回答,一个人叨叨地)嗯,两个都叫,倒……倒也不错,可我想还是狗……狗蛋好,我妈活着就老叫我狗蛋。她说,你看,这孩子长得狗……狗头狗脑的,就叫他狗……狗蛋吧,长……长得大。你看,我……我小名原来叫……叫……(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)叫狗蛋!唏!唏!唏!(笑起来,又抹一下子鼻涕)

仇 虎 (一直看着他)狗蛋,你叫狗蛋!

白傻子 嗯,狗蛋,你……你没猜着吧!(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)

仇 虎 (忽然)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?

白傻子 (望了一会,摇头)不,不认识。(放下斧头)你……你认识我?

仇 虎 (等了一刻,冷冷地)不,不认识。(忽然急躁地)快,快点敲,少说废话,使劲!

白傻子 天快黑了!我看不大清你的锄子。

仇 虎 妈的,这傻王八蛋。你把斧头给我,你给我滚。

白傻子 (站起)给你?(高举起斧头)不,不成。这斧头不是我的。这斧头是焦……焦大妈的。

仇 虎 你说什么?(也站起)

白傻子 (张口结舌)焦……焦大妈!她说,送……送晚了点,都要宰……宰了我。(摸摸自己的颈脖,想起了焦大妈,有了胆子,指着仇虎的脸)你……你要是把她的斧头抢……抢走,她也宰……宰了你!(索性吓他一下,仿佛快刀从头颈上斩过,他用手在自己的颈上一摸)喳——喳——喳!就这样,你怕不怕?

仇 虎 哦,是那个瞎老婆子?

白傻子 (更着重地)就……就是那个瞎老婆子,又狠又毒,厉害着呢!

仇 虎 她还没有死?

白傻子 (奇怪)没有,你见过她?

仇 虎 (沉吟)见过。(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)那焦老头子呢?

白傻子 (瞪瞪眼)焦老头子?

仇虎 就是她丈夫，那叫阎王，阎王的。

白傻子 （恍然）哦，你说阎王啊，焦阎王啊。（不在意地）阎王早进……进了棺材了。

仇虎 （惊愕得说不出话来）什——么？（立起）

白傻子 他死了，埋了，入了土了。

仇虎 （狠恶地）什么？阎王进了棺材？

白傻子 （不在心）前两年死的。

仇虎 （阴郁地）死了！阎王也有一天进了棺材了。

白傻子 嗯，（不知从哪里听来的）光屁股来的光屁股走，早晚都得入土。

仇虎 （失望地）那么，我是白来了，白来了。

白傻子 （奇怪地）你……你找阎王干……干什么？

仇虎 （忽然回转头，愤怒地）可他……他怎么会死？他怎么会没有等我回来才死！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！（顿足，铁镣相撞，疯狂地乱响）不等我！（咬紧牙）不等我！抢了我们的地！害了我们的家！烧了我们的房子，你诬告我们是土匪，你送了我进衙门，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。为了你我在狱里整整熬了八年。你藏在这个地方，成年地想法害我们，等到我来了，你伸伸脖子死了，你会死了！

白傻子 （莫名其妙，只好……）嗯，死了！

仇虎 （举着拳头，压下声音）偷偷地你就死了。（激昂起来）可我怎么能够叫你死，叫你这么自在地死了。我告诉你，阎王，我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，阎王！杀了我们，你们就得偿命；伤了我们，我们一定还手。挖了我的眼睛，我也挖你的。你打瘸了我的腿，害苦了我们这一大堆人，你想，你在这儿挖个洞偷偷死了，哼，你想我们会让你在棺材里安得了身！哦，阎王，你想得太便宜了！

白傻子 （诧异）你一人念叨些什么？你还要斧子敲你这锄子不要？

仇虎 （想起当前的境界）哦，哦，要……要！（暴烈地）你可敲啊！

白傻子 （连忙）嗯，嗯！（啐口唾沫，举起斧子敲）

仇虎 那么，他的儿子呢？

白傻子 谁？

仇虎 我说阎王的儿子，焦大星呢？